

RE
RE
NG.

year
at m
t He
ed is
cinder
No
intern
lover
itoring the ap
e hospital has c
ughout the

JIEHOU
XIANGGANG

ago, Representative
I introduced legisla
ady one of the worst
ence-peddling prob

my job is c
on matter
or to our
nterests i
ually ar
ow abo

JIEHOU

Protecting busi
/s bad. I am c
v little lawmake
a bill will have

As a lobbyist, I
cating busy legi
minor to them t

XIANGGANG

our assertion
n trial is cor
ne...
s cre...
sis of its own
This was w
stem for me

ss of care in
6 progre

5

陈卓乾 著

劫后香港

劫后香港

● 陈卓乾 著



劫后香港

陈卓乾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黄冈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29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插页 256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武汉第1次印刷

印数: 1—39 200册

ISBN 7-5059-0270-9

I·158 定价: 2.50元

内 容 提 要

在二战之后、中国大陆解放之前这一“劫后”时期的香港，社会瞬息万变，人的命运瞬息万变，美丽的中年女人徐燕香在富商、巨贾，银行家、黑势力、流氓、警察、竞争的同行人之间，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奋斗、拼搏；而她那满心爱情、梦幻、理想、创造的十七岁的儿子，却在探索着另一条生活道路。本书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是他的名著《乱世香港》的姐妹篇，语言瑰丽，情节奇巧，令人开卷便不忍释手，直至终篇。

第一章

一

南国的暴雨是十分凶猛磅薄的，哗哗啦啦，把一切声音都压住，一刹间它仿佛是世界万物的唯一主宰，一切人、一切物、一切生命都在它的暴打乱击之下低头卷缩，似乎再也没有舒展的可能了。但是，须臾，暴雨过了，天又象洗过一般地蓝，草木万物又开始把它们伛得很低很低的身背，慢慢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抬了起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在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残酷统治结束了。有一天，就是在这么一场凶猛的暴雨之后，天色放晴了，天与海一片蔚蓝。代表英国政权的英国皇家航空母舰“不屈”号驶入港九之间的那个维多利亚海峡，香港本岛和尖沙咀码头岸边挤满了来观看的香港市民，他们就象那暴雨后的草木，很多已经濒临饿死的边缘。他们伸出那骨出的手，仰起黄瘦的脸，满怀希望地看着那冉冉地驶入碧波粼粼的海港的英国军舰，他们当中有些人如果再在饥饿中熬几天就要不免一死了。他们向军舰高声欢呼，好象从一个恶梦中醒来。

香港总督杨慕琦从沈阳近郊的集中营出来，赶回香港。为了使香港进入战后的另一个繁荣时期，他首先得使剩余在香港的六十万市民活下来，然后继续奉行香港一贯的自由港政

策，把流散在外的资本和劳动力吸引回来。

所以战后香港政府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救济，福利会便是当时成立的救济机构之一。

在香港的德辅道中，汇丰银行附近，有一个福利会的缝衣工场，是专门缝制救济穷人的衣服的，有二十来个缝纫工，都是中年或青年妇女。

有一天下午，这工场的铃响了，工人们都站起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从靠门边的一部缝纫机旁站起来的一个女工，叫徐燕香，约有四十岁上下，穿一身洁白的旗袍，身个不高，但很匀称。脸略圆。仍然有酒靥。当她微笑的时候，你会看得出来，她年青时曾经是美丽的。现在中年了，脸颊不那么红艳、体态没那么轻盈了，但却呈现出一种阅历丰富的从容和心地善良的柔和，使人觉得她可爱可亲，愿意接近她。

她是才从贵州回到香港来不久的。沦陷期间，香港有几十万人疏散到东南亚和大陆内地去，战后开始陆陆续续地回来。徐燕香便是最早回来一批人中的一个。

战前，徐燕香曾在深水埗的长沙湾道开过一个小小的裁缝铺。现在呢，她已经没有了开裁缝铺的资金和条件了，只能找工做了。刚从日本的铁蹄下抬起头来的香港，百业萧条，无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徐燕香是几经辛苦，经人介绍才找到这份入息微薄的工作的。

现在，她把线滚子、针盒子等等什物，匆匆地收进缝纫机的抽屉中，仔细地弄干净缝纫机的箱面。别看这份工工时长、工酬低，可得来并不容易，她还得小心翼翼地保住它哩。

“噢，健字是不是到义校报了名了呢？”她一边收捡一边想到她那十三、四岁的小儿子。

她的这个小儿子叫张健宇。

香港沦陷后，她一家逃到内地，有了许多曲折的经历。战乱完了之后，她的大女儿启慧流落在重庆，嫁了人。她的大儿子健荣流落在韶关当了工人。她的小儿子张健宇本来流落在乐昌的一个军士大队里，过了几年学兵生活，湘桂大撤退后，母子俩失了联系，本以为再没重逢之日了。不想在日本投降后又联系上了，前不久才从粤北回到香港。

儿子正是在学龄期，她很为他的失学难过，但又没钱供他读中学。最近福利会免费举办义校，每晚六点到八点上课，比失学强，她便要他报名，不知他报了没有。

她看看表，噢，都五点过十分了，她得快点赶回去，健宇做饭总是做不好……

她正要迈脚出门，却听到后面喊：“徐燕香！”

她陡的站住。喊她的是密斯卡达，这工场的管理人。

徐燕香慢慢地转过身来，密斯卡达的叫声使她感到一阵不安。因为最近工场里经常有衣物失窃，密斯卡达几乎用怀疑的目光看工场内的每一个工人，现在她叫徐燕香的声音里也是充满怀疑的。

徐燕香转过身来，用坦诚的目光看着密斯卡达，她希望能消除这管理人对她的怀疑。

密斯卡达向她走过来。这是一个约五十岁的英国女人，个子高大，头发都有点花白了。不知为什么，徐燕香心中隐隐有点同情这个英国女人；因为一般来说在香港的英国人都是富裕有地位的，而密斯卡达却只做了一个工场管理人。而是富裕有地位的，而密斯卡达却只做了一个工场管理人。而且，她没丈夫，没子女，也许是在战争中失去的，现在过着独身的生活。

显出了她的严厉，只要她认准了是谁盗窃工场中的衣物，她便会立刻开除谁的。她已经这样开除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明知是冤枉的，但却无法挽回，密斯卡达是固执的。

“徐燕香！”

“什么事，密斯卡达？”

“把你手中的提包给我看看！”密斯卡达直伸着手走过来。随着她过来的是一般浓冽的酒精和碘酒味。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密斯卡达与一般爱用香水的外国女人不同，她有一股“消毒癖”，爱经常用酒精或碘酒在自己身上这里那里地消毒，仿佛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危险的细菌。她有时甚至在缝纫机上擦酒精和碘酒。所以她的身上总有那么一股呛人的药味，使工人厌恶，因为这药味使人想到医院，想到急救室。

徐燕香知道密斯卡达是要搜查她了。虽然心怀坦荡，明知搜不出什么，可这样受到怀疑和搜查，还是有一种屈辱感。但是忍辱已经是徐燕香一生经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她服从地把她手中的布提包递给了密斯卡达。

密斯卡达脸上是一个满有把握的表情，她已经注意徐燕香的布提包几天了，里面正好容纳一至两条工装裤。她把布提包用力地张开，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卫生纸、镜子、汗巾、钱包、半边吃剩的面包……没有，没有什么工装裤。她把提包还给徐燕香，讪讪地说：“很遗憾，去吧，去吧。”

徐燕香快地收捡起东西，不敢埋怨，只希望这样一来能消除了这英国女人对她的怀疑。然后她匆匆出了工场，现在她总算可以去看她的儿子了。

徐燕香的儿子张健宇这时正在油麻地的福利会议校里报名。义校借用油麻地一所小学的校舍。是弥敦道上的一座古老的三层楼房，沦陷时，日本人曾用它来做什么“维持会”

的活动场所，现在又恢复成学校了。

张健宇站在报考初中一的那条长龙里。他这时还没充分发育，个子还是矮矮的，使人看不上眼；但他的目光已经是个成熟的男子的目光。他时不时用眼睛盯着看站在他前面的一个年青姑娘，但又极力保持着矜持的样子。

那姑娘比他大，约十八九岁，穿一件浅蓝色的短旗袍。她的一切都似乎是圆的，圆的脸，圆的身，圆的笑，使人联想起发得很松软的面包。她其实并不很美，说话时常常露出前齿，鼻子圆圆扁扁，却很有趣。她常常有一个故作天真的表情，但她其实已经懂得很多人情世故，张健宇的那种毫无顾忌的眼光使她心想：“这家伙象是要吃人似的。”她把身转过去，避开了他的目光。

报名时，他看到这女孩子的名字是黄芷华。

因为是免费的义校，报名手续很简单，考试也只是作一篇文。

张健宇一下便把文作好了，离开教室时又望了一眼黄芷华，她的作文还没写好，好象正煞费苦心地在思考。瞧她那侧着脑壳咬着笔头在那里想的样子！女性的动作总是这么好看这么诱人。

他走出校门，在弥敦道上慢慢走着。弥敦道上人来人往，但没有人注意他。在别人看来他是微不足道的，不是吗？

他走着走着，来到长沙湾道。

过了南昌街，他就来到一个礼拜堂了。在十字架的下方，写着“深爱堂”三字。

这三字引起他的许多回忆。深爱堂的牧师袁约翰是他父亲张仲年生前的好友。他父亲去世之后，袁牧师曾给过他母

子很多援助。他小时候常常在星期天到这深爱堂来上“主日学”，背过许多圣诗，因此得过许多奖品。奖品大多是画着圣经故事的彩色画片。他现在还记得袁牧师布道时的神情和姿势，他的浓眉，他的布满青筋的手，他的常常互相矛盾的科学常识和圣经故事。啊，这就是深爱堂么？多么壮观！它已经大大不同于以前的深爱堂了。那年大火，古老的木结构烧毁了，教会拨款另外修了一座大礼拜堂。入门便是一个有着十分高的穹窿的礼拜大厅，有歌特式的尖顶的窗子，有五彩的窗玻璃。在四壁的神龛里有使徒和天使的栩栩如生的塑像，使人一进来，便有一种神圣肃穆的感觉，仿佛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突然受到了净化，升华到一个高得多的境界了。

张健宇沿着两排椅子之间的走道向前走去。因为不是大礼拜，而是周末青年活动，所以人们只坐了前面的十几排座椅。

没人坐的后排灯光较暗，打了蜡的地板反着光，在高高的穹窿里迴荡着人声的回音。他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带着异样的心情去听袁牧师在布道坛上领着众信徒祈祷的声音。他并不很相信真有一个万能的神存在，但听着这祈祷声，他仍然有一种神秘崇高的感觉。

在偶然一次抬头中，他看到前面不远处坐着一个约三十岁的女人，没有认真祈祷，却在低声和旁边的人谈话。他忽然认出来，这是他小学时的老师、袁牧师的女儿袁惠慈，她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去了延安的。她现在也回到香港来了？是的，是袁老师。不过她已经变化很大了，从前她是白嫩柔美的，服饰总是新颖入时的，语言动作都是十分可人的；现在却肤色黝黑，穿一件灰色旗袍和一双平平无奇的浅跟皮鞋。只有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大，那么深黑，那么灵活。她还会记

得我么？还记得她那个傻乎乎的小学生么？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了啊，人在这十年里，除了名字，有什么是不能变化的呢？

祈祷一完，他便想上去喊袁老师。但他犹疑着，因为开始文艺节目了，而且很多青年人围着她，她也不停地和这个那个说话。她的目光也有几次落在张健宇身上，但是她认不得这憨头憨脑的青年人，她已经不能把他现在身上的特点与当年那个小学生联系起来了，这更使张健宇迟疑不前了。

直到节目结束之后，张健宇才走到袁老师面前，说：“袁老师，你还记得我么？”

袁惠慈忽闪了两下深黑的大眼睛，说：“你是……”。

“我是张健宇，你的小学生啊！”

“哦！”袁惠慈一下想起来了，“都这么大了，怎么认得出呢？你妈还好么？”

“还好，在福利会缝纫工场里当工人呢！”

“哦，代我问她好！”她的黑眼睛闪着，上下打量着他，慢慢回忆起他当年在深爱小学里做她的学生的时候的情景。她只教过他一年级，后来她就到延安去了。那时他是胖乎乎的，脸圆圆的，小名也叫“小胖胖”；而现在，他的脸部的轮廓却变得粗糙多了，使人想到粗粝的生活和艰苦的经历。又何止他呢，她这些年不也是经历了许多许多么？

“这些年你经历了不少事吧？听说你跑了很多地方？能跟我说说么？”

“那可就一言难尽了。”

“那就坐下来谈谈，坐下来谈谈。”

“从哪儿谈起呢？”

“就从日本沦陷香港，你跟妈妈向国内逃难开始。”

师生俩于是坐了下来。

这时，徐燕香正在从香港到油麻地的渡海小轮上。每天上工下工两次渡海，辛苦奔波，花费她很多时间，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香港那时的渡海小轮，分头等与三等两种价格。徐燕香总是坐三等，在船的下面一层。她得节约每一分钱，她只是一个月收入八十元港币的体力劳动者。

她在凭栏的地方挤到了一个位置，后面是船舱内混杂的人声，讲话的、谈笑的、咒骂的、说粗话的、卖熟食的、卖牛杂的、卖咖啡红茶的、卖香烟糖果的、卖龙虱的……前面呢，前面是与船逐渐离开的香港那临海的高大建筑群。这群建筑徐燕香已经看了几十年了，今天看去觉得特别象一排衣冠楚楚但又孔武有力的巨人，他们密集地站着，象足球场上阻挡罚球的“人墙”，他们那么高，站得又那么密，球几乎是无法踢进去的，但徐燕香觉得，她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把球踢过去。

“喝咖啡，喝咖啡有椅子坐！”卖咖啡的人用椅子而不是用他的咖啡来招徕生意。徐燕香累了一天，很希望在椅子上坐下来，但她舍不得花一毫子（即一角）去喝那劣等咖啡。还是再站一会吧。是的，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冲上去，向那排文雅而森严的灰色巨人冲上去。她不但得养活她自己 and 刚找回来的儿子，她还得设法让儿子读上书，这是他丈夫生前的心愿。“牛杂！美味牛杂！”后面的叫卖声。那种熟牛杂是做得很好吃的，只有香港的小贩才做得那么好吃。张仲年生前是个有知识的人，在天堂里得知他的儿子无知无识，是会很生气的。但是怎么才能让儿子读上书呢？中学的学费是那么贵，还要买书，做校服，她根本无法承担得起，她是穷

人，真正的穷人啊！要是张仲年在世，孩子读书就不成问题了。健宇这个年龄如果不读书，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粗野的人的，唉，叫人多为难啊！

这时她觉得臂膀上什么东西痒痒的，转过头来，才发现是一个穿粗布衣服的男人，故意用他的手臂去贴她的手臂，她连忙象避火一样地避开。这是她在车船上经常遇到的难堪事。她看了一眼那男人，噢，那么年轻，唇上才只长出一点胡子，只配做她的儿子！真是！也许以后她应该打扮得老气些，免得招引这种烦人的事？

她离开她站的位置，挤到另一个地方。这地方狭窄些，但可以通过一个小圆窗看到茫茫的海面，海水微微起伏着波涛，好象因回忆往事而激动。是的，几十年来，她有多少次渡过这个海面啊，她还清晰地记得婚后不久的时候，她穿着大红的旗袍与穿着白色西装的张仲年并排坐在头等舱的椅子上引人注目的情景呢！但那都过去了，过去了，别过多地想过去吧，她得多想想在这战后的香港她怎么生活下去，她的一生注定要每一步都得拼搏，老天没有给她悠游自在的命。然而拼就拼吧，象个落在茫茫大海中的人，为了不沉下去，就得划动手臂，不到手臂完全僵硬，她是不该停止的。啊，九龙那边已经灯火通明了，健宇他回家了么？在煮饭么？还是仍在街上毫无意义地闲逛呢？

张健宇这时在深爱堂和他小学时代的老师袁惠慈谈着。在谈话中，袁惠慈了解到他在香港沦陷期间随母亲逃难到内地，流落在乐昌的一个半学半兵的“军士大队”里，湘桂大撤退时与母亲失去联系，战后才母子相逢。

“你现在在干什么呢？读书么？”

“没有，中学读不起，刚才报了名，读福利会的义校

呢！”

袁惠慈点点头，知道这孩子至今还没得到正式复学的机会，唉，一场浩劫，给人民带来多少灾难啊。

袁惠慈总是发问，也很善于发问，使张健宇说出了他的各种经历，而她却很少谈到自己，也很少让张健宇得到机会向她发问。即使张健宇发问，她也不会照实回答的，因为她是一个有特殊身分的人，不是一般战后回港谋生的居民，她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纵队的组织部的一个干部。她最近和另一个叫林耐的女同志一起回到香港，名义上是来探亲，实际上是执行一个任务，就是调查一个叫李辉的同志的下落。李辉是一个老同志，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参加过长征，是东江纵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九龙沦陷以后，他组织武工队，专门负责救援被俘的英军和港英政府的要员，做出了极大贡献。但是后来有一次执行任务时，却失踪了，一直没有回来，与他一道出发的武工队员，也都先后牺牲了，无人能提供和证实关于他的情况。到底他是被俘了呢？叛变了呢？还是英勇就义了呢？无法做出结论。袁惠慈与林耐这次来港，就是想调查一下这个老同志的下落的。但是怎么调查呢？根本没有线索，如大海捞针。开始她们还是暗中查访，历时半月，一点收获也没有，于是索性公开寻找，逢人便问：有没有听说过沦陷期间游击队救英军的事？但是没有人知道，人们都说从未听说这样的事。她们甚至深入到原来七姐妹、深水埗和亚皆老街几个囚禁英军的集中营附近的老居民中去打听，但是没有，没有任何居民说得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她们绝望了，想着只好带着完不成任务的遗憾心情，回去向组织报告了。今天是她们在香港停留的最后一天，她们已买了火车票，今夜十时就将乘车离开了。

这时。袁惠慈忽然想到，是不是也问一下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人呢，但旋即又想，算了，这孩子能知道什么呢？他毕竟还是个孩子，李辉援救英军的时候，他恐怕不过只有十岁不到吧？

“你妈身体还好么？”

“还好。”

“代我问候她。你对她说，我今天晚上乘十点的火车离开，没时间去看她了。”

“今天就走？这么匆忙？”

“是的，我有急事。顺便问一句，你听说过沦陷期间有游击队救英军的事么？”她毕竟还是问出来了。

“没有，没听说过。”张健宇信口回答。

袁惠慈的心头又漫过一阵失望，我们竟没法为李辉同志作出结论了。那是个好同志，坚强，老练，勇敢，忠诚，我绝不相信他会叛变或逃跑，但组织结论是要凭确凿证据的，不能凭感情或想当然啊！

张健宇这时的脑海里也闪过一些香港沦陷期间的画面，长沙湾道，长长的英军俘虏的行列。但只闪了一下，并没有注意地细心去回想。

袁惠慈又和他闲谈了一会，问他正在看什么书，平常爱看什么书；问他在军士大队时的生活，问他对抗战胜利的原因的看法。她还是象当年做他的老师的时候那样，与他娓娓而谈，使他感到亲切。她看出这孩子是纯真的，也聪明，在生活中受了不少磨练，只是在军士大队生活了几年，政治上有不少糊涂认识，例如认为日本投降全是因为美国丢了一颗原子弹，等等。既然他母亲与她父亲是老朋友，她与他又曾是师生，她是有责任引导这孩子向上进步的，但没有时间了，

她得走，十点钟后就得离开了。

张健宇对他这个小学时代的老师也十分依恋，她的每一句话，从内容到声音都是动听的；她的忽闪着的大眼睛，象深黑色的火焰，给人一种暖意。

与袁惠慈道别之后，张健宇往回家的路上走。他走在长沙湾道上。长沙湾道的灯光不如弥敦道多，错错落落，稀稀疏疏，不时有收音机大声地唱出粤剧里的插曲。

关于英军的俘虏，他的记忆中清晰地记得，香港沦陷之后的一天，才十岁不到的他，在长沙湾道141号妈妈那时开的缝裁店门口，摆了一张方凳一个托盘，卖香烟和开口酥，正叫卖间，长长的英军俘虏行列通过。草绿的军衣。押解的日兵。呼喝声。藤鞭。他记得有一个英军要到他的摊前来买烟，被日兵刷了一藤鞭。混乱的英军俘虏队伍。日本兵的呼喝。枪栓声……以后是什么呢？以后他记不清楚了。恍惚有一个英军跑进他们屋里来，后来又有些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什么事呢？他再想不清楚了。童年时代的事情，总是有些清晰有些朦胧的，因为儿童的兴趣及注意力和成人的不同。他记得后来是发生了什么惊人的事，但他没去注意，他当时的注意力放在收好他那卖香烟的托盘，和那英军来买烟时丢在托盘上的十元港币上。十元，够买许许多多包烟。那十元还在他手上，妈妈当时还没来得及拿去……

这样想着，他加快了脚步，时间不早了，妈妈差不多要回来了，他得赶快回家去，最好在妈妈回来之前把饭做好，妈妈日夜奔波太劳累了，他多么想让妈妈多休息一下，可惜他的饭总做不好，不是生了就是糊了……

徐燕香在深水埗码头上岸了。码头上方有“来往香港”四个红色霓虹灯砌成的字，照得街面都发红。

她沿着北河街走去。北河街有个菜市场，有许多卖日常用品的档次较低的店铺，卖碗的，卖米的，卖烧腊的，卖木屐的，卖杂货的……虽然入夜，人流还很密集。有个卖月饼的店子，离中秋还有一两个月就开始宣传他的月饼，在门楣上挂出五彩灯光的活动人形，内容是描绘嫦娥奔月的。

这条北河街也是收藏了她的许多往事的一条街，远的往事如战前她牵着小小的健宇来这里买菜，近的往事呢？近的往事就是她战后回来在这里遇到了那个王鉴。

说起这王鉴，也真叫人感叹世事的变幻了。她十几岁在织袜厂当女工时，他是工头，曾经迫害过她。过了许多年，她成了裁缝铺的事头婆，他却失业潦倒，饭都吃不上，反倒来求她救济了；她出于善心，竟收留了他。不料香港沦陷，九龙发生了三天大抢，这王鉴竟以怨报德，带人来抢了她的裁缝铺。战后回到香港，她还几次在街上碰到过他，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叫人害怕。不过后来从报上得知，他跳楼自杀了，原因是在日伪时搞过维持会，还说他杀过几个来不及撤退的英军。可见人是不能做坏事的，恶有恶报……

是这里么？是的，就是在这里，她那天碰到王鉴。他在那个柱后冒出来，在凌晨未明的天色中象个鬼，现在想起来还怪吓人的……人死了到底有没有鬼呢？如果有，王鉴死后变的鬼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于是她便在想象中模拟出王鉴变成的鬼的形象来，很可怕。她是被她自己的想象吓倒了，心头怦怦直跳。